

雪花飘飘

□赵淑珍

晨起一拉窗帘,呀,竟然下雪了。天还没大亮,那些楼顶、车辆、冬青上都新盖了一层雪被,高低错落,尤为醒目。路面湿漉漉地泛着黑,稀稀拉拉的雪花漫不经心地落在上边,转瞬便不见了。

七点刚过,西外环车来车往,一派繁忙。很多是赶点上班的教育同仁吧,他们像我一样,县城乡镇两栖,一天一年年来来来回回编织着岁月的网。有的车子甚至来不及除雪,只有前窗玻璃和两侧露出几个洞,顶着一身洁白疾驰而去。路边的青松穿上了圣洁的衣裙,修剪成圆形的绿植变成了一个毛茸茸的雪球。远处的田野把莹白一直铺展到山脚下,一棵棵光秃秃的树木寂寞地立着,相互打量着对方那银白的枝条。两只喜鹊径直跳上

去,“喳喳喳喳”聒噪不停。它们忽而一个展翅悠然远去,空留枝头上的细雪沙沙落下。

上午第二节一进教室,我说:“这段时间同学们都很累,课间操(25分钟)大家想打雪仗吗?”“想!”异口同声。“好,那我绝不拖堂(近来老师们拖堂现象日益严重)!”孩子们群情激昂,接下来背书的声音也高了不少。

我知道,临近期末,他们更加疲惫不堪。我们是寄宿制学校,学生们早起晚眠,一天天坐在教室里,想想比上班的大人都累。我站在窗前,看到塑胶操场上的孩子们越聚越多。他们开心地追逐打闹,还有的滚起了雪球,打起了雪仗,欢声笑语响起来了。这才是朝气蓬勃的少年模样!可在这个教育行业空前卷的时代,我们师生都被挟裹着,身不由己,身心俱疲……

教学楼后边一个个冰坨堆砌在树木旁边,那是上一场大雪遗留下来的。好几年没有下过如此大规模的雪了,为此我们还停了一天课。那天于家中凭窗观雪,想来真是一种享受。

雪花翻飞,飘飘洒洒,似杨花乍开,如风中柳絮,一朵朵,一片片,争先恐后,纷至

沓来。是谁将白云撕得粉碎,一把把抛撒个没完没了?此刻她们是这个世界的角色,铺天盖地,漫山遍野。她们用至洁的身躯,染白了山,染白了树,覆盖了人间的一切黑暗与肮脏。

伸出手,几片轻轻盈盈的雪花落在掌心,短暂的生命不过驻留几秒,却立刻柔软了心弦。这纷纷扬扬、肆意飘洒的雪花啊,你是无边的浪漫,是天地间的精灵,是滋润大地的甘霖,是报春的使者。世上所有的诗词,都写不出你的娉婷,你的典雅,你的柔美。

不知过了多久,也许是累了,密密麻麻的雪片稀疏了起来,个头也小了。细碎的雪粒被风卷着忽东忽西,跟醉酒似的站不稳脚。天渐渐暗了下来,雪竟然下了整整一天。

之后几天零下一二十度,特冷,我却心心念念踏雪寻梅。早些时候在朋友圈看到梅亭的腊梅开了,一直接捺不住想去看。两天后的周日,不顾爱人劝阻,穿上最厚的衣服,戴好手套便出发了。

可走出没多远就有点后悔了。其实也就一公里的路程,辅路上还好,是厚厚的雪,踩上去嘎吱嘎吱的声音

很解压,但途经的两个大路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路面明晃晃的,像个冰镜子,被南来北往的车辆碾压出一道道窄窄的冰辙,上边溜滑,一不小心便会摔个四脚朝天。我降低重心,每次抬脚踏脚都小心翼翼,一步一步一挪,同时还得留神放慢速度来来往往的汽车,可谓步步惊心。到达梅亭所在的黛溪河边时,后背竟微微出汗了。

小山披上了银装,分外娇美。半坡之上的梅亭飞檐斗拱,金色的琉璃瓦闪闪发亮。拾级而上,周边的小树林真静啊!它们没有章法地随意伫立在雪地里,睡着了一般,任皑皑素雪淹没了它们的脚脖子。没有任何声响,除了我嘎吱嘎吱的踩雪声。雪肆无忌惮地占领着所有的地面,一直延伸到我看不见的地方。多么干净的雪啊,白得耀人眼目,令我不忍踏足。抓一把,比沙还细,软软的,凉凉的,空气清冽,刚刚洗过般,深吸一口,顿觉神清气爽。

梅花倒没有想象得那么好。可能天太冷了吧,开得不多,姜黄的花朵稀稀拉拉地散落在倒垂的枝条上,嫣儿吧唧的,不够精神。

望远,沿河都是拔地而

起的高楼,再也看不到那些傍河而居的村落了。蓦然想起了小时候下雪的样子:矮矮的土坯房,覆盖着白雪的屋顶上,炊烟正袅袅升起,雪花正款款飘落。冬日的故乡,是一幅静谧温馨的水墨画。窗玻璃每天结满了美丽的冰花,屋檐下生着一排长长的晶莹的冰柱。村小学教室里的煤炉总是半死不活,还不时罢工。大地冻得裂开了缝,我们穿着母亲亲手做的肥大的棉袄棉裤,雪水浸湿了千层底,小手长满冻疮,却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快乐,虽然辛劳的父母从未给我们堆过雪人,我们也不懂打雪仗的浪漫。那时的雪像接力赛,一场接着一场,我们都觉得雪就是冬天的符号,白色是冬季不可或缺的色调。

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吧。这些年少雪,有时盼了很久,飘几个雪叶,地还没下白就结束了,敷衍得很。而这两场雪让孩子们开了眼,过足了瘾,瑞雪也滋润了沉睡的万物,装扮出银光闪闪的世界,让人们在寒冬里感受到温暖和快乐,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自然的美好。

“叮铃铃——”清脆的上课铃把我的思绪拉回,满面含笑的孩子们跑向教室,零星的雪花还在飘落……

打雪仗

□牟凯



癸卯孟冬,正值大雪节气前后,心心念念的雪终于来了!不知从何时开始,下雪天和浪漫化成了同义词。年终岁末,雪花如约而至,忽然回首,白驹过隙,岁月以相同的方式经过每个人,每个人却以不同的方式经过了岁月,雪落万物生。冬有冬的来意,慢慢即漫漫!雪每年都有,飘飘洒洒,未下时充满期盼。雪落时,又感慨多思。雪像有种魔力一样,憧憬的终究还是埋在心底的那份美好的向往。

今年的雪却不一样……一场银装素裹,雪装扮了鲁北大地,黄河之滨。雪花还是那么美,昏黄的路灯映射着天空中的“精灵”在风中摇曳,落在肩头,落在脸上,清爽而通透,没有寒冷,没有凛冽,却少了几分畅快,或许有些落寞,因为心底执着着一份牵挂。

因工作变动,齐国故都、渔阳故里变成了异地。经历短暂的不适应,工作也在千

头万绪的繁琐中步入正轨,生命的成长、渐多的阅历也让自己面对一切时变得坦然处之。物业服务的职业让自己在等雪、赏雪的过程中,多了一份责任。精确到小时的降雪预报,提前准备的扫雪工具,为的是每位业主出行的便利。扫雪、除雪,工作中汗流不止,短暂而紧张,一条条清扫出的道路和同事顽皮的“雪人”,让自己想到了下雪天的另一个“节目”。

从一则短视频网站看到一体育老师在经过班主任同意调换课后,对着全班的学生说了一句“走,打雪仗去”。惊讶的表情,在热烈的蠢蠢欲动下不过持续了几秒。一幅青春的画卷在学校的操场上铺张开来,追逐、呐喊、热烈、欢快。体育和运动可以释放多巴胺,身体在快乐的加持下舒展愉悦。隔着屏幕,也仿佛身临其境。每年的冬天,雪花不期而遇的降临,但每一年的心境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化的越来越现实,仿佛自己

已经不再是那个年少的我。但是和儿子一起打雪仗却是个例外。

那年他两岁,第一次在户外看到雪时,也是兴奋满满。小雪铲、装雪用的小桶、手套、帽子,一应俱全,准备开干。因为我和爱人的身高,孩子长得比同龄的孩子显得高一些。体积决定容量,熏陶素分沁的多了,让他变得异常的活泼。同时,带来的总是别的小朋友对他“活泼”的抱怨。“小宝又打我了!”“老牟家终于有一个厉害的了!”伴随着受他欺负的家长的揶揄和自己的道歉,这个想法也变得“欣慰”起来。因为我和妈妈太内向了,“吃不开”。觉得外向型、能争能抢的好“出头”,厉害点也是不错的,谁知道在一次下雪后,这种感觉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。哎,基因还是强大的。

时光一年一年,我家的那个少年也一点一点的长大了,变得腼腆、害羞、自尊心满满起来。成为了小学生,成

为了做题满分时兴高采烈,打篮球时挥洒汗水,顽皮时“鸡飞狗跳”的少年。进了学校,有了规矩,也能听懂了“人话”。但也有例外,因为有个爱她们的老师,他们便有了“奉旨”打雪仗的资本。老师的加入,让这场“战斗”吹响了欢快的号角。谁还不是个少年呢?在这张他们以后无论何时何地,看到后都会开颜欢笑的照片里,个个举着未扔出去的雪球,展现着天真烂漫的笑容。用肆意夸张的形体语言,表达着雪花给他们这个年纪带来的快乐。

感谢老师,感谢孩子们,在雪天给我这个年近不惑的中年人带来的满足。满足自己对孩童健康成长的期盼,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看着他们在操场上尽情地玩耍,相信他们随着心境的变化,会变的越来越有爱心,越来越有耐心。每个成年人面对教育都是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的,之前总感觉亏欠和

不能给予是等号的。现在想来,你心心念念的仿佛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得到了。想起台湾作家的那段话:“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,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,而且,他用背影告诉你:不必追。”

小时候总觉得脚上的雪会带脏屋子,年幼的身体抵挡不了外面的风霜雨雪。但总是在不经意间孩子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,你错了。家有少年初长成,他用他的成长告诉你,不必太在意。世界很嘈杂,幸事不多,孩子是世间苦海的那口“甘甜”。与其说他长大,不如说他治愈了我。成年后背负的太多太多,不会再有那种“放空”的畅快,没有了可以无忧无虑的资本,可总需要在某一刻释放自己,放下自己的矜持和作为家长的“正面角色”。去和自己的孩子打一场雪仗吧。

孩子的成长,或许你转身就看到了!



文学